

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賦園

婺源汪紱雙池纂後學宿松徐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定公

公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王

敬王十一年

元年春王三月

元年必書正月正人君之始也定公無正月公羊傳曰即位後

也胡傳曰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定公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愚按定公不得正其始然於六月即位而於春王三月遂冠以元年何也又以死

定公

定公

昭公而重大統也曷爲死昭公誅意如也曷爲重大統急
以大統與定公所以奪之意如而不使得以專魯也在秦
以前皆踰年而後即位改元漢帝禪卽位改元於昭烈崩
之次月厥後皆一年二君而兩建元矣然朱子綱目必大
書先君之年而分注嗣君之改元所以正君臣父子之
倫猶春秋必踰年而後改元之意也此年定公未卽位而
先冠以元年者昭公已薨意如當國故急以其年屬之定
公以定君臣之大分亦猶晉建武元年愍帝已廢元帝於
三月始卽晉王位而朱子綱目則預書建武元年也書晉
春王未嘗無王也不書正月天子之正不頒於季氏也晉
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功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宋仲幾不
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胡傳曰仲幾則有罪矣書
晉人執宋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胡傳曰仲幾則有罪矣書
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
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愚按
執仲幾可也晉人執仲幾歸於京師不可也大夫無君命而專執也
故曰人也執仲幾歸於京師可也執仲幾歸於京師不可也
亦既歸諸京師矣始則以歸而繼乃歸諸京師非本夏六
志也晉人執宋幾於京師晉人之繼乃歸諸京師且無王也

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奉柩也

戊辰公卽位

左傳叔孫

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子家子聽命焉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

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子家子不見叔孫易

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叔孫使告之曰公衛公爲實

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

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

子從政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

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

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

及壞墮公子朱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

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卽位按卽位者告廟羣臣也諸

侯之喪五日而殯自外至者亦五日而正柩於兩楹之間

故公喪以癸亥至越六日戊辰而定公卽位公穀鄭注之

說是也胡傳以定公之卽位爲制於季氏故遲之六日之

後引成王以四月乙丑崩太保卽以是日逆子釗入值宅

宗爲證思謂釗本世子而宋非世子又恤宅宗於翼室亦

爲制於季氏然定公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左傳季

卽位則實季氏制之也

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誰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貶之乃止季孫謂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九月大雩過也有先君之喪而立煬宮昭公之合諸墓九月大雩大雩用盛樂無君也立煬宮出也季氏禱於煬公及是立之宮焉煬公者魯公子考公弟也其廟之毀久矣立者不宜立也非定公立之季氏立之也直書立煬宮所以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傳曰未可以殺而誅季氏之禱也

癸巳二年春王正月月備時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

災也觀官換反○雉門象魏之門也天子五門曰皋門郭門雉門之闕設兩觀焉懸象魏以示民觀法焉者也曰應門正門也正門之內治朝在焉所以朝羣臣也曰路門寢門也寢門之內內朝在焉宗人嘉會之所也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雉門一觀魯設兩觀非禮也記曰庫門天子

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蓋其制如之然則魯之雉門亦非禮也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僭魯理勢相因故公羊傳曰昭公將弑季氏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多辱昭公不聽終弑而敗焉走之齊然則雉門兩觀正昭公之所由出也今此昭公薨於外定公立矣正率德改行正己以正朝廷百官之日也於是雉門及兩觀災或亦天心之愛魯而明示之罰歟魯之君若臣猶晏然不知所警焉則是其棄天秋楚人伐吳左傳桐叛楚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也矣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克巢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克巢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獲楚公子繁楚稱人微之也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胡曰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而不知其非何以禁季氏之脅主乎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甲午

敬王十三年

春

王正月

公如晉

至河乃復

如晉

新立而

往見也至河

而

復

往見也至河

乃復晉有責言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莊公卒子隱公益立

夏四月

備時秋

葬邾莊公

六月而葬緩也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左傳盟於邾脩邾好

也然則拔蓋邾邑也邾亦與焉及內志也邾子在喪而以吉會非禮也

乙未

敬王十四年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子召陵侵

楚

先是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

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竊馬而

獻之子常歸蔡侯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裘佩於子常

者有若大川遂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

請伐楚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於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

求貨於蔡人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

以襲敵不亦難乎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是
會也衛先蔡盟而經先蔡於衛正王霄也陳稱子在喪也
以王命會諸侯故雖陳許賴胡之久服於楚者亦來會焉蓋
徵聲會於諸侯朝之罪而討之不祇爲蔡侯之見辱故也夫
將聲會於諸侯朝之罪而討之不祇爲蔡侯之見辱故也夫
以王臣大會諸侯而聲其受逋逃之罪是宜亦可以書楚
矣故會劉子而詳敘諸侯所以受逋逃之罪是宜亦可以書楚
楚而書侵楚者不伐也兵未及楚何以書侵召陵楚境
也合十有八國之師不能聲罪致討而境止則楚境
之而已書侵楚陋諸侯也晉荀寅求貨不獲以沮諸侯而
諸侯亦無恭承王命以致天討之功乃出於吳子焉故陋之
仲蔡侯之忿不能泄而敗楚之功乃出於吳子焉故陋之
所以罪諸侯也舉諸侯之盟諸侯不敘而劉子卒葬悉夏四
書於經則經之罪諸侯而惜劉子也其意亦可見矣夏四
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胡傳曰沈
人不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
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辭致討而覆其邦家爲
敵所執而不死於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
季次集專

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不會召陵未有大罪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鮑音宥○皋鼬地關會盟異地而不敘諸侯隨其侵楚也又以罪晉而免劉子也諸侯者散辭也不以晉為盟主也盟焉是以書及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晉侯故為此盟理或然杞伯成卒于會悼公卒子六月葬陳惠公常也許遷于容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不以侵楚劉卷卒也劉文公蚤劉卷皆王臣而長諸侯之會盟故其卒皆赴於諸侯然非禮也不稱爵而以名書異於外諸侯示無私交也然王臣長會盟者不惟二子而二子之赴獨存而不葬杞悼公三削者亦以劉子有功於王室書其卒惜之也葬杞悼公三月而速葬隱公之弟僖楚人圍蔡為沈故也蔡於沈甚矣然公過弑隱公而自立楚人圍蔡楚人不知自反貪貨之罪而忿然圍蔡此所以致入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從郢之師也書人書圍貶也

王侵楚則不足以伐鮮虞則有餘
書卿書伐益以見侵楚之爲貶也
葬劉文公珍之也冬

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舊柏國滅於楚今汝甯西平縣左傳

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
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楚子常濟漢而陣三戰子常
知不可勝欲奔史皇止之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
大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
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胡傳曰吳何以稱子
善其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
能達其命長惡不悛以師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
能自卑聽蔡侯之義與師救蔡戰於柏舉大敗楚師善矣
特書曰以者深著晉人之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之罪也然
則何以不言救闔廬子胥伯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
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囊瓦貪
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貶而稱人愚接
吳子而以於蔡侯善吳子也蔡侯而以吳子失蔡侯也蔡

侯之失非必能伸王討也逞私忿耳然而結怨於楚國日
危矣以中國不能討而轉而以吳子書蔡侯以吳子乃所
以病召陵庚辰吳入郢郢楚都也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吳
之諸侯也宮闕辛以楚子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公羊傳曰吳何以
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於君室大夫舍於
大夫室愚按稱吳略辭惡之也

有而不敬王十五年是年春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謹天夏歸粟于蔡左傳曰以周亟矜無資按歸粟小惠也

戒末矣書歸粟于蔡末之於越入吳於越者未能以名通

也非謂其不當歸粟也於越入吳於越者未能以名通

壽過已以越人通矣至是而吳吳在楚也越始見經常

出而襲入其國故即其未能以名通者而於越之外之也

舊年吳方入郢而此即書於越入吳又以趨利而害隨可

深著好大喜功而忘近患者之深戒矣○吳師在楚申包

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大敗吳師於沂又

敗之於軍祥秋九月吳師大敗吳子歸楚子入於郢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子斯秋
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仇州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故晉圍鮮虞然平中之戰不書而書圍鮮虞者則惡晉之不在諸夏而惟是鮮虞相報復也

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因楚敗也鄭以許男斯歸許元公成立則許固未滅也
毀其宗廟社稷則以言滅在鄭則已滅之也
滅許以罪鄭也書以許男斯歸罪許斯也
朝之黨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於是
乎伐胥靡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鄭將
亂王室而敢於伐王邑其罪大矣魯於是討之正也然不
能聲罪致討而潛師掠境乃披其邑以爲利焉故書侵陋
之也六月晉間沒戊周且城胥靡而經不書者晉不能討
鄭而戌且城之末矣魯自宣公之季征伐皆不書公柄在
季火長專

強臣也至是而公將以侵者非公能收征伐之柄也陪臣執國命大夫且拱手以聽矣陪臣挾公以私恩而不討意如柄是以復書公也定公意如所立公以私恩而不討意如出君之罪故意如得卒於春秋定公之失賊也公不能討意如意如而意如之臣乃得以執意如之子於是公山不狃陽虎因季桓子而逐公父歆及仲梁懷又盟桓子而與於國政侵鄭之役實陽虎主之也然不可公至自侵鄭告夏書陽虎帥師而公實親行故書公也公至自侵鄭告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並書二卿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左傳樂祁犁言於卿不卿也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景公曰諸侯惟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公使樂祁犁往祁犁見潤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罪也而稱行人則樂祁犁按稱人以執貶也不敬二君行人之酒者而鞅何無罪焉故不謂行人罪也晉人者何范氏其人也楊楮不及故也胡傳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列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

家分晉而靖公廢爲家冬城中城杜氏曰季孫斯何忌帥

師圍鄆

左氏經闕何字○前此齊侯取鄆以處昭公及

戊戌

敬王十年

七年春王正月

備時

夏四月

備時

秋齊侯鄭伯

盟于鹹

鹹衛地齊暱晉衰而圖繼霸鄭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齊侯徵會於衛衛侯欲叛

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

非齊侯從之乃盟於瑣稱人以執脅以許也侵而相盟則

詳自衛侯也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備時

癸巳

敬王十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門於陽州

陽虎專政三卿不得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毀廩

有爲故推而屬之公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靖公卒夏齊

春秋集傳

卷之十五 定公

七

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

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

公會晉師於瓦不書救內辭也會晉師則其來救可知晉

以其黨相救耳非能伯也不書公會晉士鞅而曰會晉師魯

本會其師非會晉卿也較之戰公會晉師於上鄭不書者

已戰而後會則戰重而會不足書且四卿並將而使禽鄭

逆公諱公之微也於此不諱侵齊之役公自將齊公至自

伐我而晉來救齊師還故書會晉師以見其實也

瓦特相會故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柳或作抑○懷公晉

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鄭衛背晉即齊晉師自救魯還盟

靈公怒遂叛晉晉人請改盟不許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

圍蟲牢遂侵衛晉嘗主夏盟鄭衛服從久矣至是齊叛而

伐朝歌鄭叛而伐胥靡衛叛而盟於沙以晉之權去公室

而六卿各謀其私故無以長諸侯也書侵無能爲也成桓

公以王師與焉不書成子不以侵與國累王臣也鄭有伐

胥靡之罪故王師與侵若衛則叛晉而已晉人侵之無與

王事故以書遂事罪晉士鞅也鄭於晉楚間叛服不常衛

則惟晉之從至是亦叛而晉侵之遂侵衛者言遂至衛亦

勤晉師也葬曹靖公不日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而季孫斯仲孫

何忌帥師侵衛故爲晉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曲濮衛地二

固其從祀先公公羊傳曰從祀者何順祀也蓋自文公逆

者閔當在僖上非僖於閔至是乃復躋閔於僖不言躋

未段僖也抑或者此大禘而因從祀之也其曰先公統閔

僖以爲言也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

孫而已更孟氏故順祀先公而祈焉故從祀是也而所以

從祀非也禮自陪臣矣不書有事於僖宮諱也又宋馮山

以此爲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也胡傳主之未詳是

否盜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周

書所謂分寶玉於伯叔之戒都車公斂陽告孟孫曰亂也先

享季孫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公斂陽告孟孫曰亂也先

備諸陽虎使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林楚怒馬及衛而馳

以如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遂入於謹陽關以叛書盜賤陪臣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定公

凡

也以先王所分國之宗器而盜得而竊之廷無人焉又以見魯君臣之不恭而岌岌乎其不國也穀梁傳曰非其所以與人之謂之亡非

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庚子九年春王正月備時夏四月戊申鄭伯董卒公獻

卒子聲得寶玉大弓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

公勝立得寶玉大弓也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

伐陽關陽虎奔齊請齊師伐魯鮑文子諫齊乃執陽虎陽

虎逃奔晉適趙氏不可書盜歸故曰得得而書之重宗器

也示人以世守之不可輕也己竊而得之見魯人之不恪

其失其得皆不經之意也伐陽關不書以逐盜耳且又失

盜六月葬鄭獻公速葬而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

也齊侯伐晉夷儀衛侯如五氏會之不書伐晉者齊人克晉

夷儀晉亦敗齊之師則不以伐告也次五氏而書見衛之

決於與齊也楚次厥貉晉霸始衰而宋鄭陳蔡皆從楚齊

次五氏晉霸遂衰而鄭衛皆與齊非伐非救而書次也者

有窺伺之心焉有定交之志焉將秦伯卒哀公卒孫冬葬

以乘間而爭非細故也故特書次秦伯卒惠公立冬葬

秦哀公

略也

辛丑

十年

敬王二十

年

春

王三月

及齊

平

及內志也

以齊不納陽

虎爲有禮故平也魯嘗

固晉之與而加兵於鄭於齊於衛矣然齊伐晉而晉不能

屈鄭叛晉而晉不能撫宋聘晉而行人執衛盟晉而衛君

導晉不可與明矣是以鄭衛皆果於即齊魯遠晉而近齊

其不能不渝晉而從齊勢也而自是魯亦叛晉矣鄭來渝

平天下無王也宋及楚平晉楚爭伯也齊及燕平天下無

伯也魯及齊平而天下渙然趨於戰國矣是皆關天下之

大故故謹而書之繼此而孔子相定公會

齊侯於夾谷固不以及齊平爲議貶也

夏公會齊侯于

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齊地今山東萊蕪縣服虔以爲在

會齊侯於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

勇若使萊人以兵劫之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

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

令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

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

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可以兵車三百

春秋集事

卷之十五

定公

九年

齊侯

聞之

遽

辟之

乘從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
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
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
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
昭德也不用秣稗也用秣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以
而文加詳此亦可見聖人之過化矣魯背晉與齊而孔子
與周旋焉者同好棄惡交鄰國所宜然講信脩睦先王之
禮吾行所當然耳不以背晉爲非也公至自夾谷歸告廟
也夾谷而書至則胡傳以凡書爲非也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傳報夷儀也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
不許晉人遂殺佗成何奔燕夫至求成而不齊人來歸
許晉人亦可以自反矣書師書圍惡其恃眾也齊人來歸
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家語齊侯歸而大恐告其
使得罪於魯爲之奈何晏嬰曰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教寡人
有過則謝以文君若謝之則謝以質爾於是齊人來歸鄆
謹龜陰田林氏曰未有言來歸言來歸鄆謹龜陰田以是
爲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謹闡言取鄆謹龜陰不言取以

是爲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也按不曰叔孫州
齊侯歸而曰齊人來歸人淑辭也非齊侯所私也叔孫州
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故郕叔孫私邑其家臣侯犯以郕叛
家臣微也書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師復圍郕
不克不書齊師不以內私勤諸侯也再書二卿圍郕見家
隸之強也胡傳曰三家專魯爲日久矣至是家臣爭叛亦
其理宜也三家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
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其後工師騶赤逐侯犯
侯犯宋樂大心出奔曹先是樂祁卒於晉晉人止其尸宋
奔齊宋樂大心出奔曹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樂溷怒言於宋公乃逐宋公
大心大心奔曹大心避事宋公信讒交失其道也宋公
子地出奔陳左傳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取而朱其
走公閉門而泣之母弟辰曰子爲君禮不冬齊侯衛侯鄭
過出境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冬齊侯衛侯鄭
游速會于安甫安甫齊地爲叔孫州仇如齊聘且謝宋公

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公于地之奔也辰爲之請不聽辰曰是迂吾兄也吾以國

人出君誰與處遂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宋公嬖桓魋而棄其兄弟書宋公之弟罪宋公也暨盡也以國人出君誰與

處棄君空國而不顧書暨罪辰也仲佗仲幾之子石彊褚師段之子皆世臣也世臣而相比去國罪忘君也君使世

臣去國而莫之止朱亦殆乎其不國矣

王敬王二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本宋附庸楚人滅之其後復爲宋邑再言宋公之弟罪辰也鄭伯克段段不

弟故不言弟辰言弟辰弟而不弟也出奔言夏四月備時暨入蕭言及及之者與爲之及者其罪鈞也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從之以叛也書自陳自曹罪累陳曹也

冬及鄭平

左傳曰始叛晉也林氏曰平必闕天下之大故而後叔還書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

如鄭泣盟

以平故也

癸卯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不

略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又音肅

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墮郈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孟縶之子伐曹蓋爲齊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

師墮費

左傳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氏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

之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日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乎帥師墮郈墮費夫墮私邑耳而二卿帥師私邑固陪臣擅大夫不能制是以勤

師也二卿帥師以墮墮之亦三家之嬖而強也侯犯叛郈不狃叛費大夫不能制都城過百雉故然是以墮之者

亦三家志也朱子曰聖人墮三都亦是因季氏厭其強也然則聖人之舉事固一於理而未嘗不用勢形便也秋

大雩

也過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黃齊地齊魯之交固矣十有

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

公至自黃

告

十有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

成齊孟氏私邑左傳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

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威私

邑耳公親圍之而不克強可知也墮邱墮費皆二卿行至

成而公自行三家惑處父之言而僞不知故也公行未出

境而告至成嚴若敵國也書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罪三家

也按如左氏則墮三都者子路之謀如公羊則墮三都之

謀出於孔子乃墮成而不克墮是聖人亦有所不行也然

不能行不足為聖人病也朱子曰孔子合下只說得桓子

透桓子事信之所以做得及後來被公斂陽一說破桓

子便不信之孔子自做不得矣又曰聖人於此自有從容

圍成不克且便放下若是魯久用孔子孔子自有計較只

不久便去故未了局耳愚謂三都不能盡墮孔子何不預

料及之然此究子路之為也且聖人當行而行不可行而

止不逆詐不億不信成之不

墮亦非聖人所能逆知也

甲辰敬王二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垂葭衛地次

也凡書次者夏築蛇淵囿且非事勤民大蒐于比蒲比音毗

窺伺而動

魯地懼晉而蒐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又伐曹秋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晉陽趙氏私邑左傳趙鞅謂耶鄆午日歸我

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殺之圍邯鄲趙午荀寅

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睦遂伐趙氏趙鞅奔晉

陽晉人圍之夫遂鞅者范中行而趙鞅書叛何也晉陽君

祿也趙鞅私衛貢擅殺守臣又專祿以周旋而與同列

嚴爲敵國則無君甚矣叛者判也判冬晉荀寅士吉射入

于朝歌以叛君命大臣始禍者死左傳荀寅言於晉侯曰

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

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敗奔朝歌夫寅與吉射實始禍

其罪加於趙鞅而書之其辭同者其無君一也始禍自鞅

而獨以罪寅吉射又終請而歸鞅此知韓魏之曲辭耳入

於晉陽入於朝歌誰非叛者故書之其辭同也胡傳曰晉

大夫叛於內故奔晉陽而趙鞅叛入朝歌而荀寅士吉射
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
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
至是三卿內叛直書於策見其效也滅哀伯曰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
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
而晉自是不能復主盟矣爲國以義不以利晉趙鞅歸于
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晉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歸易
公辭內有人也叛臣何以歸晉失刑也失刑者威福不在
公也不言復歸位未絕也不絕其位晉之失也不言自晉
陽不判晉陽於晉言非趙氏有也韓魏爲趙請趙鞅韓
也寅與吉射逐趙氏則逐之知韓魏逐范中行則逐之韓
魏請歸趙鞅則歸之雖曰以公命其實君贊旒耳書趙鞅
之歸所以罪韓魏也薛弒其君比其事無可考矣
三卿分晉之謀肇矣薛弒其君比其事無可考矣
乙巳敬王二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叔拔之子陽趙鞅之孫左傳公叔戌富而驕又將去夫人
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

陽奔宋戌來奔胡傳曰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喪其臣其
罪著矣戌以富見惡於君富者怨之府也使戌積而能散
以財發身不爲貪人之所怨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
於以保其爵祿倘庶幾乎

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
好故楚滅頓夫楚自吳入郢

以來亦少弱矣至是而頓欲叛之頓不自量輕絕鄰好以
怒大國又不能死社稷而甘爲臣虜楚陳不能字小不知
自反而縱爲陵蔑書夏衛北宮結來奔之黨也五月於越
滅書以歸兩罪之也

敗吳于橋李吳子光卒

橋音醉。橋李吳越間地今嘉興
府也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

陳於橋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上再禽焉不動使罪人

三行屬劒於頸而自剄師屬之目越因而伐之不動使罪人

姑浮以戈擊闔閭傷將指還卒於陘去橋李七里子夫差

立使人以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

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吳敗越於

夫椒按敗者詐戰也吳子光卒以敗卒也卒不書滅非死

於戰所也吳越忿爭曲直無可問然以詐戰殺人君父則

罪在越矣經不書夫椒之報胡傳以爲仲尼削之以報父

之謀爲常也愚謂夫差志報父讎而不終又縱而翼之以
自取滅亡爲忘父甚矣其不書夫椒之報殆不與夫差以
能報而罪其忘親失讎也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牽衛地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閭
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酈小王挑甲帥狄師以襲晉戰於絳

中行得罪於君而齊挾之以擣晉故景公問政於孔子子曰
君君臣臣父父君是以是數愚按此其書爵讓公問政於孔子子曰

臣也以狄伐晉不書諱也使孔子得政於魯則將何如曰
孔子用魯亦必不復事晉矣然牽之會孔子必秋齊侯宋

不爲也聖人正己正君以正國人正天下而已秋齊侯宋
公會于洮洮曹地宋以樂祁天王使石尙來歸賑石尙王

也賑祭社之肉盛以賑器故曰賑以賜同姓諸侯庸展親
也魯宋無一介於天王而天王下頒之賑然此後王臣亦

不下衛世子蒯瞶出奔宋蒯苦怪反瞶五怪反○左傳衛
交矣蒯瞶獻孟於齊過宋野爲夫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

太子蒯瞶獻孟於齊過宋野爲夫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
歸吾艾殺太子羞之使戲陽速殺夫人乃朝於夫人太子

歸吾艾殺太子羞之使戲陽速殺夫人乃朝於夫人太子

三顧連不敢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瞶將殺子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胡傳曰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保其身而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欲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瞶之世其國也而靈公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愚謂夫婦有別而後父子親靈公爲南子召宋朝而太子逐漢高呂雉寵辟陽而如意殺唐中宗廢韋氏幸三思而其身弑皆縱淫以生亂無別故也靈公不羞而太子羞之羞之者人心之良也羞之而遂欲弑其母則大逆矣爲蒯瞶者惟是起敬起孝衛公孟彊出奔幾諫以感之號泣而隨之斯庶乎其可也

鄭之蒯瞶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魯納叛也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

會公

非禮也中國無伯畏懼而城二邑也

城莒父及霄

魯二邑也杜氏曰公叛晉助范氏故

此年無冬史闕文

丙午

敬王二十五年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舊冬會蒐今春來朝懼已甚也

季火集專

卷之十五 定公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牛以傷死也不言所食之處舉死爲重也二月辛丑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

遂滅胡按此則胡自取滅之又近胡者楚既定胡又不事楚楚

死社稷書滅書以豹歸兩罪之也夏五月辛亥郊書時過

而改卜牛是以過也王申公薨于高寢非正也路寢鄭罕達

帥師伐宋宋公子地在鄭故鄭爲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居反○渠蔭宋地左傳謀救宋也救宋而書次不成救也

次以伐而不書伐有窺伺之心次以救而不書救無恤患

之志齊宋嘗會於洮鄭與齊衛屢同盟矣鄭無故加兵於

宋是背盟棄好也以齊衛之強豈不能有正於鄭乃謀救

宋而不果何哉無恤患之志也齊景志代晉霸而不書救宋不

與其能伯也鄭之蔑王室叛大國邾子來奔喪非禮也舊

棄鄰好反復不常則不足罪矣國之事天子不是過也

是春來朝正今又親奔魯喪雖侯國之事天子不是過也

所以然者中國無伯小國不能自保故兢兢事大至於屈

服如此然卒之國屢被兵身爲俘虜終底滅亡凡此類悉
書於冊以見魯之虐小爲不仁又以見小國宜以禮自強
不當徒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左傳曰不稱夫人八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戒謹天九月滕子來會葬也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

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備無也辛巳葬定妣左傳

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按禮記

日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則先重而後輕

魯定妣後公二月而卒如以五月之期則宜先葬定妣而後

葬公可也今先葬妣氏禮也踰句葬定妣遲速皆非禮矣公

喪未葬而有夫人之喪則於夫人之殯也禮宜釋君服以

成夫人之服既哭而反君服不以重服哭輕喪不以重喪

廢輓服也今魯人不然是苟簡從事而不成夫人之喪也

君喪卒哭於魯人祖夫人之喪卒哭而祔於皇姑廟祀而
後乃合於夫今魯人即以從夫而不先祔於皇姑是不祔
也書葬者杜氏以爲反哭於寢也反哭於寢從夫之謚其
子君魯其主在廟則夫人小君明矣公室不張三家不臣

故於公則雨不克葬於夫人則不赴不成服不祔於皇姑
故春秋不稱夫人不稱小君以著強臣怠慢而卑君妃之
罪而書葬定姒以著冬城漆漆邾庶其所以之來奔者城
其爲君夫人之實也
告也杜氏曰實以
秋城冬乃告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五終

春秋集傳卷之十六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庭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哀公

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嬀所生諡法恭仁短折曰哀。在位二十七年而薨於越十四年

春秋終

丁未

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脩卽位之禮也

楚子陳

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爲楚私久矣此復列於諸侯者吳之入郢也楚昭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

春秋集傳

卷之十六

哀公

一

故楚子德隨而列於諸侯也夫楚盡諸姬以役使文昭
武穆之國隨以諸姬之一國而甘心役屬荆蠻此皆罪也
其復隨侯而隨侯也定公六年鄭滅許矣而此復有許男
而却楚昭公收其餘民因楚之力而復以有國也國滅而
者許元公收其餘民因楚之力而復以有國也國滅而
自復正也因其能許男而楚之許男而復以有國也國滅而
見於經所以見恤患之無人而許男而復以有國也國滅而
蔡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蔡子圍
是乎請遷於吳夫報柏舉則報怨也而楚昭書圍何也蔡以
江汝之間則吳夫報柏舉則報怨也而楚昭書圍何也蔡以
鄧壤宗廟毀社稷撻先君之恥斯其情爲可矜矣楚昭復甯
雪社稷先君之恥斯其情爲可矜矣楚昭復甯其國而一
其罪也然則許之恥斯其情爲可矜矣楚昭復甯其國而一
入郢王之怨而合隨陳以遷蔡以怨相報何時已乎則以
無天王下無方伯而怨忿之師乃相尋也怨當問理之曲
直而伍員私蔡之報楚非公義也不堪辱耳吳之報楚臣
懟君也伍員私蔡之報楚非公義也不堪辱耳吳之報楚臣
亦宜報也然非請於楚以宗廟社稷之辱而報蔡則以爲是
國以逼蔡而遷之又不能報吳以正伍員之罪而徒權威與
於小國夫何義哉比事以觀而罪情之大小輕重見矣書

園蔡著楚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不言所食

也四月郊書過時也穀梁傳曰六月甲始庀牲十月上

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

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

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以志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於

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卜辛卜郊則以二月辛卜不從則

以正月辛卜不從則辛二月辛上辛如不從則辛三月

上辛如不從則辛二月辛上辛如不從則辛三月

郊五卜如不從則辛二月辛上辛如不從則辛三月

穀也卜其郊非魯所得行也三月夏之郊以魯之三月

胡氏所謂因其失禮之中又有秋齊侯衛侯伐晉左傳齊

失焉者則書於策爲後世戒也秋齊侯衛侯伐晉侯衛侯

會於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

蒲魯師不書者爲內諱也釋君而助叛臣合鮮虞以伐中

國以爲不義故內諱之也次五氏伐夷儀也而不書伐次

垂葭伐河內也而不書伐者合四國之師以披其土地而晉不

能校則成乎伐矣所以甚晉之衰也鮮虞不書爲中國諱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哀公

二

也四國會伐而獨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舊年邾奔魯喪書齊衛罪之也

邾伐之者何辭而

屈辱究何益乎

戊申十七年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漵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

邾子盟于句繹沂魚依反。先是魯取邾田自漵水此則更踰漵而取漵東之田也。沂水出蓋山在

魯境東南至下邳入泗非魯雩門之沂也。魯將伐絞邾人

愛其土故賂以漵東沂西之田而受盟。時公方五歲政自

三家。今三卿並將以伐邾而君側虛無人焉。不之恤也。邾

子會魯之蒐又來朝。正又親奔魯喪而三卿伐之以奪其

土田而脅之。盟其無君甚矣。其虐小至矣。故備書以著其

惡也。句繹小邾邑。三卿並伐而叔仲受盟者。蓋季氏使二

子盟邾以卑邾而季孫以君自處也。胡氏謂此夏四月丙

子衛侯元卒左傳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
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
子輒在滕子來朝公也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乃立輒趙鞅納衛世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左傳太子輒納衛世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使太子輒納衛世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胡傳曰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而有國其宜君謂之儲傅
則無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
歸有奉馬則曰自其難其逆則曰入不稱納矣况世子哉
今趙鞅帥師以蒯瞶復國而書納者見蒯瞶無道爲國人
之所不受也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
蒯瞶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
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瞶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
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
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其
子欲子之富且貴也而奪之位蒯瞶之於天理逆矣何疑
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蒯瞶之於趙鞅乃據國而與之爭
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
不知義靈公與國人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
皆見矣愚按蒯瞶欲殺其母見逐於父其不可君衛明矣

然靈公無子焉得有孫輒既無父安得有祖而猶得藉口
曰嫡孫當立哉公子郢賢而得眾靈公與夫人又嘗命之
郢可以君衛者也乃一於遜以鳴高而不明於大義至國
郢亦惡能賢也或曰郢志在感君及夫人以復蒯瞶而不
圖輒之遂據國以爭也若然則亦已過矣蒯瞶欲殺母又
安得以父靈公而君衛國爲衛人計者只當明蒯瞶之罪
以告之天王方伯以命子郢而立之則天理人心皆得所
安而名正
言順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鐵在城南地名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
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戰
敗鄭師獲齊粟千車按齊鄭釋君而助叛齊鄭曲也而以
趙鞅及是戰何歟罕達爲齊輸粟於范氏則未嘗志戰也
而趙鞅禦之則趙鞅志乎是戰矣趙之讎范氏非公義也
以私怨也范固叛賊矣鞅其庸愈哉范中行之罪易見鞅
之罪人或未及知之經特以趙鞅及是戰
所以著鞅之無君而擅兵鬪殺之罪也
冬十月葬衛靈
公七月而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州來

吳所滅也左傳吳洩庸如蔡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
蔡侯告大夫殺子駒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於州來然則
此吳以詐襲蔡而偏而遷之也苟爲不書吳遷蔡於州來
而以蔡自遷爲文乎先是蔡降於楚使遷於江汝之間矣
已而背楚以請遷於吳矣而又中悔之蓋國人有不順也
然後吳師至焉是則吳非能遷蔡蔡使吳遷蔡也故以自
遷爲文以罪蔡也曷言乎罪蔡書蔡殺其大夫而罪蔡可
知矣子駒蓋有其信者遷國而殺大夫不與眾成謀而輕
爲蔡侯志以不順之故殺駒非徒以說於吳也稱國以殺
則不惟蔡侯也不去其官守服楚之信亦爲國謀而非罪
也然不能輔君守國而固欲鄙我之從以異眾志又不能
燭吳之襲己也則亦自取殺矣故名蔡遷州來其得策乎
問大國之問而無成信又無能和其民人而數勞遷徙幾
見有不能自立以依兩大間無信屢遷而國不亡
者而荆吳之競小弱之不能自存也亦已甚矣
已敬王二年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戚蒯瞶所
曹十八年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戚蒯瞶所
姑衛臣也爲其子而拒其父輒及曼姑之罪著矣然輒實
拒父而首序國夏者又以罪齊之君臣釋父而子是勛爲

亂天倫也齊本以黨范氏之故而讎趙鞅非誠爲衛讎故
而讎蒯瞶也乃以叛晉黨衛之謀遂釋君而助叛臣又釋
父而助叛子則齊杵臼之罪其容追乎故園戚之師以齊
首惡所以誅杵臼也書國夏罪其容追乎故園戚之師以齊
圍戚者儼爲敵讎也戚不繫之衛公羊所謂父有子子不
得有父也而爲其子圍之天理滅矣殺母者不可以君國
矣拒父者豈可以君國乎是故在靈公只當命國人立郢
而不當以私命郢在子郢則當承父之命而不必以讓爲
賢郢不肯立矣在衛輒只當以父在固辭不當託祖之命
而有國且靈公亦非有立輒之旨也在衛臣只當奉子郢
而不當君輒卽君輒矣亦不當從之拒父在晉趙鞅而行
晉國之政當奉辭以聲輒罪而不當納蒯瞶在齊景而脩
方伯之職當請於天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旨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旨
哉夏四月甲午地震安也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司
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服虔曰季氏
出於桓公又爲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杜氏曰孔子言桓
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也○天子祖有功而宗有
德於是乎有不毀之廟以功德及於天下人心所不忘非

一家之私也諸侯而踰於五廟是僭天子也是故魯立武
宮立煬宮有桓僖於哀公之世皆非禮也然胡氏謂爲子
孫者不當問其祖功德之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有無則亦一偏之論矣
啓陽魯東南下邑帥師以城以偏邾也許氏曰宋樂髡帥
魯比年四城地震宮災而不顧可謂不畏天矣
師伐曹薛氏曰討樂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左傳季孫有疾命正常曰
南儒子之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
康子嗣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
夫子有遺言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
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其劉視之則或殺
之矣乃討之召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獵馴之則或殺
正常正不反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獵馴之則或殺
無君而眾爲政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惠公卒叔孫州仇
稱大夫不以罪也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已盟句繹而又圍之

庚戌

敬王二十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

春秋集傳

卷之十六 哀公

五

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文之錯殺翩穀梁
傳曰稱盜以殺君不以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
以弑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
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按翩非微者而
書盜其襲君而射之則盜也盜者不知誰何之辭盜翩
而書殺以微蔡侯也人君也而得而盜殺之則不足君也
盜耳非其臣也故曰不以上下道也闕弑吳子餘祭不
稱其君而稱弑闕猶下也盜則亂而不威乎下也故不曰
弑殺之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不威乎下也
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蔡公孫辰出
奔吳也翩之黨也傳言逐而經書奔蔡方無君非能放葬
秦惠公也宋人執小邾子宋亦圖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
公孫霍君臣同於殺之也不去其大夫謂羣盜之實皆大
夫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左傳楚圍蠻氏蠻子奔晉陰
也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
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

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誘蠻子而執之以畀楚師按蠻子
書名蓋必有以自取矣胡傳曰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
今云歸於楚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城西郭備晉也六月
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城西郭備晉也六月
辛丑亳社災亳公羊經作蒲禮記作薄穀梁傳曰亳社
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公羊傳曰蒲社以爲廟屏
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掩之掩其上而柴
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按社者土神築土爲壇除地
爲壇樹木爲主土以受天之氣而生物故不屋戒社則屋
亡國不通於天也有屋故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
亳社災警人君不知所戒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頃公
公廩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以亂故是葬滕頃公不日
母立敬王三五年春城毘備晉夏齊侯伐宋蓋爲晉趙鞅帥
師伐衛左傳舊年齊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是年春晉圍
按書伐聲衛罪也衛輒助叛臣而拒其父有罪可伐秋九
矣然趙鞅亦叛人也何以伐爲直書而兩罪見矣秋九

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鬻嬖生

曰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置羣公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

來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閏月見其亟也

特書

王敬王十一年六年春城邾瑕

蓋邾之瑕邑魯

晉趙鞅帥師伐

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屢書

吳伐陳脩舊怨也楚救陳不書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

偃蹇將棄子之命莫如盡滅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

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諸大夫從

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

乘如公戰於莊敗國人追之國夏遂及高張來奔夫陳氏

之謀逐二子將以移齊也而陳氏之謀實景公肇之也高

國齊之同姓世卿也今茲主少國疑乃一朝而逐二卿國

無與立而政由陳氏矣及者相及而去也高國

信讒不君其君而讎同列至於出奔交罪之也

叔還會吳

于相吳以伐陳故在相而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左傳楚

城父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

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

君荼茶公羊經作舍音舒○公羊傳曰弑而立者不以當

其爲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也爲諉也此

欲立之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如

也陳乞曰干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

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舍立陳

乞使人逆陽生實諸大夫皆諾之陳乞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

乞要諸大夫飲諸大夫皆諾之陳乞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

爲甲請以示焉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於中雷

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

君也已諸大夫皆色然而駭開之則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

自是往弑舍左傳曰陳僖子召公子陽生而立之將盟鮑

于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

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

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
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娣公使朱毛告陳子曰微子則不
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
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
訪是以求長君不然孺子何罪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
幕之下按楚比歸而虔弑則比弑君也陽生歸而茶弑是
陽生弑君也何不書陽生弑君而乞專之故不書其來未與齊絕
而蓋乞之弑也尸之弑茶者陳乞專而主於陳乞則一且陽生
宜有齊也陽生繫之齊無罪而奔經不書其來未與齊絕
也宜有齊也陽生繫之齊無罪而奔經不書其來未與齊絕
先君所子而奪之位則非人子也而齊景階亂之罪亦著
矣入逆辭陳乞實專齊政而召陽生立焉其歸易矣然國
已入君而陳乞實專齊政而召陽生立焉其歸易矣然國
生入於齊齊陳乞弑其君茶則以立乎其位則已逆也齊陽
陽生推刃者朱毛弑也君陽生以弑茶故陽生使朱冬仲
毛弑茶故曰陳乞弑也君陽生以弑茶故陽生使朱冬仲
孫何忌帥師伐邾而後快也宋向巢帥師伐曹邾如魯伐

癸丑敬王三十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報老臣晉魏曼多帥

師侵衛衛不服也書夏公會吳于郕郕爲魯地吳至此而

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

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

王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吳人弗聽景伯曰吳

將亡矣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

了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

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

治周禮仲雍之斷髮文身羸以爲師豈禮也哉有由然

也反自郕以吳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傳

季康子欲伐邾乃享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背大國

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

爲何如皆對曰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

伐邾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夜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

社因諸負瑕伐邾者季氏之謀而書公者蓋季氏奉公以
行也而以邾子益罪邾子也不曰以邾君君臣之辭也邾罪
魯大惡也邾子益爲不諱時公年十一耳邾之非公能也明
矣爲公諱不爲季氏諱也故直書入邾以邾之非公能也明
子益來也書公伐邾又以見季氏之齊君也宋人圍曹書
曹圍志在滅冬鄭駟弘帥師救曹鄭師救曹侵宋不書
曹惡之也
甲寅十三年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公孫鄆人
以田弋說曹伯陽說之使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陽乃
背晉而好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宋築五邑於其郊以逼
之八年春滅曹以曹伯陽及司城彊歸此滅曹也而不言滅
入國以其君滅可知矣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
曹伯陽以好田弋滅曹可知矣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而
非怨宋也以甚曹也宋公滅人之國則取滅亡是以不書滅
見吳伐我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吳子從之
矣吳伐我邾魯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
朱鉏吳子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次於泗上微虎
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

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
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
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
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
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
吳人許之以王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按書伐
我者兵至城下則無四鄙之可言也魯人滅邾而吳以邾
故伐我吳有辭矣故曰伐我言自我致戎也吳有辭而不
書爵吳非中心爲邾也又至魯而求成焉則不成其爲
伐罪矣故猶是吳也不書盟以城下之盟魯人諱之也夏
齊人取讎及闡以讎魯二邑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
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書
齊人貶也言非所伐也不言伐而書取二邑魯往賂也
歸邾子益于邾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
子復國而又名之者有覆滅之實無可歸之善也邾子歸
又無道吳使太宰嚭討之因諸樓臺榭之以棘使諸大夫
奉太子革以爲秋七月備時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政不能悔也

僖公卒子齊人歸謹及闡齊逆季姬以歸嬖歸

乙卯敬王三十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而宋皇瑗帥師

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左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

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

戌宋取鄭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而以郊張鄭羅歸則其

取者悉虜而俘之也使有能者無死而以郊張鄭羅歸則其

眾固皆死矣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乃圍而悉取之是

不仁之甚也書取鄭師罪宋皇瑗也于雍丘則以善鄭人

之罪也以私發而將外取邑圍宋雍丘是驅斯民而就死

地以求得義之至也夏楚人伐陳左傳陳即吳故也楚嘗

皆不仁不義之至也夏楚人伐陳救陳而陳背楚即吳則

陳似可伐也然陳則嘗有德於楚問於兩大惟秋宋公伐

鄭臣取其師矣而君又伐之特稱宋公冬十月備時

丙辰

十五年敬王三十九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又名之不足寄公

也左傳曰齊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先是齊以邾故

如吳請師及季姬之嬖乃及魯平而辭師於吳吳子曰黃

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舊年冬

於男耶子齊傷人武師公魯吳子三曰哭於軍用之

師將自入齊人收之吳師乃齊以且恐請

師於吳而辭之陽生輕也然及魯平歸藺卞齊以和氣言

則於魯有禮於吳亦何惡焉吳乃請魯以伐之是胥夏也

魯方及齊平而又會吳伐齊唯強之從魯棄信也邾邾從

吳而不書以從吳失其位也邾隱在齊邾桓從吳伐齊是

率子而攻父也略邾郛而書公會吳伐齊內外罪也齊侯

卒而吳子三日哭似進於禮矣然還師可矣而舟師之敗

則何爲者此不書師還而下以伐齊至是伐喪也傳以陽

生爲被粒而經書卒見紂之實蓋無可考而繫其卒於伐

齊之下見疑於吳也如謂君以訪則吳當不復以入海之

之伐亦以晏書是試不試不可也

卒以爲言是釋不釋不可知也赴於師矣乃伐而又

簡公壬子夏宋人伐鄭伐惡其脩怨不已也其解人戡也

卷之二十一 哀公

季火集專 卷之六 哀公

晉趙鞅帥師侵齊

脩范氏之怨也經每書趙鞅所以著其

也將以齊爲弑君法所宜討則不當以潛師掠境書矣將

以齊爲非弑君則齊方有喪晉不之恤而以師侵焉曾吳

夫差之若不若矣書

五月公至自伐齊

久葬齊悼公速葬書

帥師以侵惡之也

葬齊悼公

速葬書

葬不成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簡公立而納公孟彊於衛

爲弑也

黨今歸衛則從輒矣其後蒯聩入而

薛伯夷卒惠公卒後

彊復奔齊於以見小人之反覆矣

薛伯夷卒

微無可考

秋葬薛惠公

不月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伐

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

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夫吳非

好陳乃爭陳耳然務德安民不戰而還則吳進於善矣楚

子期亦遂以是還師是知服善也故伐者無貶辭而吳書

救以善之也州來季子公子札也不書札而以號舉林氏

曰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於亡也又孫鑣以爲此

延州來季子非季

札乃札之子孫耳

札

札

臣

十六年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爲郕故

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求曰一

子告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

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

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於是叔孫退而蒐乘孟孺子

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求以武城人三

百爲已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

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爲殿

左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師遁冉

有請從之三季孫不許公爲與其嬖童汪錡乘皆死皆殯

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傷也冉有用矛於齊師

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此未及國也而書四鄙勝負

均也而不書戰其書伐我何也魯及齊平矣而又有會吳伐

之義也書伐我也曲在我故特書其伐我也然則冉有非乎

曰義也書伐我也曲在我故特書其伐我也然則冉有非乎

臣之力非可以文告辭也則戰矣季孫則曰不能矣叔仲

則既不欲矣不成丈夫矣右師則奔矣不有冉有魯何以

列於諸侯也是魯君無與守國也魯無人焉矣故書曰伐

季水襄專

哀公

上

也我夏陳轅頗出奔鄭轅頗貪利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

國書帥師及吳師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為郊戰

吳伐齊克博至於贏夫國書來伐不得已而應之猶之可

也郊而既勝齊師矣而又會吳伐齊曲之曲也吳蠻夷之

國以號通再書公會吳伐齊以外吳者外公也不言以吳

亦吳志也夫差窮兵中夏以逞其志而不知盈之必毀越

且擬其後也日之謹之也吳勝中國禍也公會吳伐齊公

為兵主而以齊國書及吳戰者罪國書也陳乞得齊之國將移

齊祚以故挑釁於鄰國而致強吳之師將使齊之國用耗

於外內大臣死於爭戰而後安受其燼以得其志國書高

無平皆齊之世卿而不知為謀也於是國書高無平宗樓

將三軍並出陳乞謂其弟書曰爾死於艾陵夫在易師之升

羣帥皆分必死無生之氣甲戌戰於艾陵夫在易師之升

日師或與尸凶師之解曰左次无咎故師以險升凶以震

解免咎齊眾燬矣而國書憤然戰也故以國書及乎是戰

言志戰而不知難也吳人大敗齊師獲國書及羣帥六人

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公與師而不書及我師

者勝在吳耳叔孫州仇奉甲以從也公使大史固歸國子

之首寘之新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隱公卒其冬十有一月葬

滕隱公不日衛世叔齊出奔宋其左傳太叔疾娶於宋子朝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犁而爲

疾之一宮如二妻孔圉怒欲攻之訪於仲尼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

出衛人立遣使室孔姑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歸魯

戊午敬王三年十有二年春用田賦上取於下謂之賦總言之

日稅財賄曰賦周禮九賦之目一曰邦賦也分言之則粟米

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中縣之賦六曰

邦都之賦七曰邦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邦縣之賦六曰

此皆取於賦任地與餘財非盡取於田者也蓋九職任民三

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爲獸

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

疏財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皆各卽其所職之出賦其財

焉三農有稅公田是也其餘則賦以足用也其任地也以

廬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國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
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物田任遠郊之地其取之也國
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二十而一遠郊二十而一三
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所以抑末也其用
之也九式之法以關市之賦待帛以削之賦待服以邦之
賓客以四郊之賦待稍秣以家削之賦待頒以邦甸之待
賦待工以事以邦縣之待幣帛以邦都之待頒以邦甸之待
澤用之賦待喪紀以弊餘之賦待幣帛以邦都之待頒以邦
制若乃三十一年之通而餘其十是助是以雖有凶荒而國
歎賦甸出其長穀於農者則唯是助是以雖有凶荒而國
人輜重二十五人乘四馬十二牛八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芻秉二百四十六釜米十六斗一井以供軍食也魯哀公結
齊邾兵革屢起南媚強吳百牢致餽是以國用不足而欲
加賦於民用者不宜用也田賦者稅畝而外又以田賦
之使農民亦家出貨賄也又或用田賦者稅畝而外又以
之類亦各有供也其詳蓋不可考然要之重困農民矣農
者四民之本農夫困則國本虛矣季孫欲以田賦訪於仲
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知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
於禮

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
法則周公之典在若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遂用田賦田
賦非舊也不曰初而曰用者春秋之末王制不行蓋他國
有以田賦者而魯因亦用之且謂一時之權宜而不爲定
制也然一時以爲權宜夏五月甲辰孟子卒也孟子昭夫
而後世且謂之常額矣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
葬小君胡傳曰昭公結好強吳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
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常典禮
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哉愚謂書以孟子爲內諱可也
之失歟然君曰孟子也誰得而不曰孟子爲內諱可也
稱夫人氏不葬小君則掩而有不可終掩者聖人未嘗非
大公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在淮南左傳吳子使太宰
也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吳地在淮南左傳吳子使太宰
以周信也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
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鄆吳地今發陽也左傳吳徵會
懼欲勿往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猶足
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於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

辭吳盟然則是會也吳蓋與焉不書盟外之也吳會宋魯
衛以盟則吳儼然伯矣不欲與吳以伯故以參會書也三
國盟而辭吳盟故不書吳然書會而不書盟者以爲此置
盟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見吳大宰子貢
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
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
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
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太宰說乃舍衛侯不書
會吳亦爲是諱宋向巢帥師伐鄭焉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
也存中國也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
鄭鄭大爲之城邑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邑十二月鄭罕達救邑圍宋師按鄭人之城邑戈
錫背約言而納蝨璧罪也於是伐之亦有辭矣然平元之
族孰非兄弟而必欲奪其城邑以盡夷之宋豈義哉既取
鄭師又再三伐鄭至於全師覆沒經備書之所以爲佳兵
之戒冬十有二月螽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康子
也日所失者幾月仲尼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已敬王三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品宋向魋救其師

鄭子臚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向魋逃歸遂取宋師於品

獲成讎郤延以六邑爲虛鄭背信而納其逋逃罪也又取

宋師爲夏許男成卒元公卒後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衛地會晉侯及吳子兩伯之辭也是會也單平公與

焉不書單子不欲以王臣與是會也國語吳夫差旣勝齊

乃會晉公於黃池吳以兵偪晉壘晉人請事吳人曰於周

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吳子曰孤欲守先君之

班爵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告趙鞅

曰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而

不可徒許也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君有

短垣而自踰之况荆蠻則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

吳伯不曰吳王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

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許諾而退吳

公先猷晉侯亞之夫吳晉爭先以兵迫好而加吳蠻於諸

夏之上此無王也夫亂之道也以王臣臨之損威重矣故

不書單子爲王臣諱也吳人先猷而經先晉侯尊中國也

晉固世主夏盟且嘗受命於天子也晉之先伯久矣此其

復伯之乎曰中外之辭耳尊無二上曰及則參辭也以晉
先吳可也以吳先晉必不可也抑班爵有定不與強力者
爭得以先於史冊也晉及吳則晉伯不伯吳及於晉則吳
亦非伯也朱虢之盟不以晉及楚何南國之從楚者眾且
久矣故不得而言及此以公會而及之云也據國語則吳
公也而書子何也四夷之國雖大曰子杞侯用夷禮稱杞
子蓋賜之舊典所以勸諸侯以禮者吳伯而稱子春秋之
大法也不以先獻稱公而遂以公誣也書會不書盟諱也
吳入春秋則稱子以禮自進也穀梁傳曰吳欲因魯之禮
蔡而敗楚則稱子以禮自進也穀梁傳曰吳欲因魯之禮
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
辭尊稱而居卑稱也然則此書吳子或猶是進之也自尊
而無王則推而外之自卑而尊王則進而子之所以稱物
平施也抑與晉爭伯矣則不得不稱吳子書及吳子亦所
以著其楚公子申帥師伐陳高氏曰楚畏吳之強故乘於
實也

越入吳越曰於越因其自云而云之秋之也乘人之出會
報先君之讎而入越既乃亡而存之又封殖之吳之於越
也有德而無怨矣句踐不知自反陰謀覆吳則悖逆甚矣

故越之始見經也嘗以人書而於其浸強也終春秋以其
就舉以其不能自進以禮而深惡之也先是吳將伐齊句
踐率其眾以朝焉吳人皆喜子胥曰是豢吳也越不爲沼
吳其混矣及吳會晉於黃池越句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
子友遂入吳吳
人告敗於絕吳路句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遂入吳
池乃歸冬及越平越之人吳在黃池之會之前而經書會
黃池後者吳閼之以時告人也胡傳曰吳自相舉以來憑
陵中國可謂強矣以力勝人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遂
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
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春秋初書於
越人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
屬辭垂戒後世不待貶絕
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秋公至自會告晉魏曼多帥師
侵衛爲趙氏葬許元公略也九月螽災冬十有一月有星
孛于東方公羊傳曰孛者何彗也其見於東方見於旦也
明東方字亂之象也光芒四出曰孛愚按孛之見也夕見
則於西晨見則於東其戌月日在大辰則孛見於箕尾也

後記十二月蠡則歷之失閏未正此斗柄初昏仍建申酉
日在鶉尾或壽星則李見蓋於大辰然以日之光爲明非
與日爭明也經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其事十有
李體大近日呈沒而猶見也
二月蠡杜氏曰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故此
以釐功熙載而錯亂若此是無政也然正
朔尚頒自天王不以是爲季孫之咎也
庚敬王三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瑞獸麕身牛尾馬蹄
申十九年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
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曰何以書紀異也
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
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
吾道窮矣朱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
不敢指定是感麟而作大概出非其時被人殺了是不祥
紱按孔子筆削春秋止於獲麟蓋感此而不復筆削也抑
或適止於此而未及復作也閏二年而孔子卒矣必以爲
文成而麟至春秋以天
道終也則亦迂甚矣

卷之十六終

春秋集傳卷之末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賦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哀公

十四年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射音亦○射小邾大夫杜氏曰春秋止於獲麟自此以下至十六年

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日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

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

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寘于舒州初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州按春秋諸侯爲其臣所逐者經皆不書某某逐其君

不書蓋孔子削之也此書齊陳恆執其君州蒲於匠氏春秋

其君寘於舒州未脩之春秋然也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

庚戌叔還卒

入于曹以叛

宋滅曹而爲邑也向魋之寵害於公公將

要言日所難討之向魋先謀公公知之召向巢而謀之

命乃發徒以攻向魋向魋遂入於曹以叛莒子狂卒

狂其廷反○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宋

使向巢伐魋於曹巢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

取質向魋不可民遂叛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

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向巢辭之司馬牛致其邑與珪

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魋奔齊陳恆使

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齊人弑其君壬子舒州簡公弑第平公驚立左傳孔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按左氏所記與論語少異自當以論語之言爲正然聖人正誼明道功利固非所計而時勢亦可伸而不揆魯君恒怯己甚則度之彼己以見吾勢之可伸而堅其討之志或亦論事所當然也弑君之罪獨在陳氏要當書陳恆弑其君壬而史書齊人此未脩之春秋也秋晉趙鞅帥師伐衛脩舊怨也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洩

嗣洩一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此與鄭良

書陳人殺宗豎則討罪之意明此書殺之則霄略同宜

疑於無罪而殺之之辭然事迹無可考矣陳轅買出

奔楚蓋宗豎有星孛史失之饑

敬王四十年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左傳初孟孺子

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

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及孟懿子卒成人奔

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其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

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按左氏則懿子之不恤成而

有以使之叛也昔孔子將墜成而何忌惑於處父之言

成遂不墜使當日墜成今豈有伐而不恤其民孺子之罪

彘不忠於君不順於親不禮於臣不恤其民孺子之罪

著矣而成人之事主也一不得志遂據以叛之夫豈義

哉春秋內叛不書故南蒯以費叛不書費叛而書叔弓

帥師圍費侯犯以邱叛不書邱叛而書叔弓帥師伐成

何忌帥師圍邱然則此宜書成叛未脩之春秋然也此

不書仲孫儀帥師伐成而書成叛未脩之春秋然也此

夏五月齊高無平出奔北燕

蓋陳氏逐之也

鄭伯伐宋

報出之役也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衛終不服

冬晉侯伐

鄭

報鐵之戰也

及齊平

平艾陵之怨也

衛公孟彊出奔

齊

此年閏月朔晦入衛公孟彊事輒故因衛亂而出奔也

戊子

敬王四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瞶自戚入

于衛衛侯輒來奔

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瞶之姊生慳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

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舊年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圖昏二人蒙衣而乘遂入適伯姬氏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

從之迫孔慳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其臣欒甯聞難

使告季路而奉衛侯輒來奔季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

門已開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于路入及門公孫敢門

焉曰無入焉爲也子路曰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
入曰燔臺半必舍孔叔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
若燔臺半必舍孔叔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
以戈擊之斷纓于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慊立莊公此皆十五
年閏月事而史書於十六年正月者蓋從告也衛輒以
正月始至魯也○問子路之死於孔慊何也曰食焉不
避其難子路已自言之矣救脫至於輒之孔慊故聞孔慊爲
太子的不當入衛用舍死去救脫至於輒之孔慊故聞孔慊爲
曠之不當入衛用舍死去救脫至於輒之孔慊故聞孔慊爲
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其意亦正如
此但此死亦儘可不必于路凡事欠細思如夫子說必
也正名子路便以爲迂此正死衛之根原也但既事孔
慊自當忠其事亦全說不得于路不是今日正難得如
此義氣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還音旋○衛莊公害故
之人也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還音旋○衛莊公害故
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夏四月
師比欲與之伐公弗果遂與褚師比俱奔宋夏四月
己丑孔丘卒老孔子死而哀公誅之則魯史書之固其

宜也門人欲存孔子之卒故述魯史至此以附經後自
小邾以下至此公羊穀梁經皆無惟左氏經有之然魯
史舊文未經孔子筆削者今皆不可見故朱子嘗曰如
今魯史不存無以知何者是舊文何者是孔子筆削如
何見得聖人之書法異同之大略也杜氏曰四月十八
互參或可考其書法異同之大略也杜氏曰四月十八
日乙丑無己丑五月十二日卯則四月十八日必自不
所推長歷亦未可準但正月有己卯則四月十八日必
得己丑或恐訛
乙字作己字耳

春秋集傳卷之末終